

非罐裝假期

夏天，玻璃罐也被加熱的差不多了。

醃漬的焦慮被躁動的氫離子鼓噪，過飽和的短袖短褲沸騰著，差那麼一點就要鬆開瓶蓋，被灰色方正的水泥直角硬是壓住。

在小小的冷氣房得以喘口氣，但喜歡的仍是在罐外的假期。

台東的夜空很美，少了灰灰的一層，閃爍的格外深邃。那年暑假爬到民宿的木頭屋頂上看星星，赤腳，遠處的營火旁幾個剪影隨著橘紅的光搖晃。隔天起床看日出，昨晚橘紅的光摻了點粉紅裹著整片海岸，暖色海浪在圓潤的鵝卵石上碎成白色，跟著泡沫和沙沙聲消失。

中午，吹著過度強勁的海風顛簸到了蘭嶼。

漁港旁邊有整片珊瑚礁，幾株灌木錯雜在看上去極為坎坷的灰色岩石上。有著凹洞架著半腐朽的木梯，沿著木梯爬下去，往前走，便是一片前所未有的澄澈，映著另一頭，很藍很藍的天。那時還不太敢往下潛，耳朵怕痛。就只是咬著呼吸管在水面附近看看魚蝦、在遠處的海蛇、水藻。

第二天下水，有人從岩洞上頭直接跳到潭裡。怔怔的望著，有些羨慕，但在害怕深度的同時無可奈何的也怕高度，就只是回頭去繼續看我的魚蝦。帶著些遺憾重新回到罐子裡，繼續每天早上看著公車地板想像藍天、岩石、海水的生活。

好不容易捱到冬天，又該是時候離開玻璃罐了。

氣溫低些，醃漬物全沉到罐底，昏沉的壓著厚重的毛衣，仍是過度飽和。

在纜車上晃著，寒風先是稀釋，接著切割出疏離。一抹紅色竄進左方被雪壓彎的枝桠。啄木鳥。弟弟好像不大在一這點，倒是對枝桠下的冰柱極感興趣。幾天後去小樽玩，他對於冰柱的感興趣程度只能用狂熱來形容，手裡揣了好幾根，還捏著一顆雪球。

站在峰頂，往下。刷過整片潔白，上上下下穿過厚實的雪堆，鑽過樹林。那種感覺有點像小時候在爬榕樹，對我來說已足夠的身手矯健。偶爾拍一下頭頂的樹枝、從極陡的斜坡往下、突然煞車(好讓雪噴到弟弟臉上)。

很奇怪，在這裡的天空，跟蘭嶼的一樣藍。明明映著整片整片的白，陽光仍像在台灣山區的松林裡一樣，灑落在頭頂上。

至於冬天的台灣松林，要先從後面那座山講起。

外公外婆很喜歡爬山，每次回去，第二天早上一定是去爬山。

冬天由於沒有什麼除草的壓力，走到後面那座山便沒什麼罪惡感。要是在夏天，就一定得去菜園看看，但往往一看就得開始翻土除草。總之，沿著小徑往上，偶爾外婆指點著縫隙裡的小草，說那可以用來做草仔粿、這可以用來煮湯退燒、那邊那朵紫色小花以前外公會摘來給她……直到那個轉角，可以望見一片霧濛濛的，如同一整圈厚重結滿水蒸氣的玻璃，圈住台北。

因此每回的家庭旅遊，不外乎往更遠的山上跑，松林更是必然會出現的景色之一。早上五點起床，蹬著登山鞋揹著望遠鏡，走到松林裡賞鳥。

新竹的日出相較於台東，少了點壯闊。群山繞著飄渺的霧，先是看見光，山間

的霧可暫時偽裝成雲海，襯著太陽。每回的日出不超過五分鐘，應該是角度的關係。不過一看到日出就要開始仔細聽了，噝噝喳喳、振翅聲、模糊的小黑影隨著陽光灑落出現，運氣好的話，一個早上可以看見藍腹琉璃、黃鸝、冠羽畫眉、五色鳥、山椒鳥之類，運氣差一點，便只有成堆的金背鳩、紅鳩、珠頸斑鳩等中正紀念堂也多的是、生命力異常旺盛的鳥。看到藍腹琉璃羽色那麼鮮豔的鳥是回去可以孩子氣的炫耀的，但等到要我精確描述牠的模樣，也就只有寶藍和明黃的印象。

說起來，冬天不算太難過，可就近到山裡避開悶悶的灰。

一年過去，考試多了，也沒什麼藉口再跑到蘭嶼去。但在玻璃罐裡被蒸烤得發慌，花一個上午的時間到北海岸透氣。

這裡的海離玻璃罐比較近，沾染些罐裝的氣氛，而岩架距離海面的高度，正好是珊瑚礁距離蘭嶼洞裡水面的高度。先在沒有蛙鞋的狀況下奮力的踢水，游了幾回，魚是很多沒錯，但一看到吐司便成群的圍攻那塊可憐的麵團，飢渴的像什麼似的。於是那數量也顯得不大自然、真實。北海岸的藤壺也很多，滿滿的整個岩壁上都是，上岸時會刮腳。

應著弟弟的要求爬上對面那個岩架，先把蛙鏡丟下去，往下跳。墜落的那幾秒很模糊，接著是冰冷的衝撞，眯著眼游上岸，帶回蛙鏡。這時也不用呼吸管了，克服了高度，深度顯得微不足道，往下潛，直到耳朵痛。往上浮，這裡的天空好像又變得更藍了些。

經過龍洞岩場走回停車場的路上，陽光很烈。奇怪的是在蘭嶼、在日本、在新竹，都是中午，那個陽光卻是溫暖的。應該是經過不遠處玻璃罐折射、聚光的關係。這樣說來，一定也會有人覺得台東的天霧濛濛的、蘭嶼的陽光過分毒辣、日本的一片潔白刺眼、新竹的鳥鳴極為吵雜。每個地區都有屬於居民的玻璃罐，也因此當他們來到台北，度過他們的非罐裝假期時，我們其實也沒什麼本錢指指點點。

那個罐子，與其說是污染和繁忙帶來的產物，不如把它當成是過分到厭煩的安全感吧。嚮往著罐外，便是嚮往著部份的未知。

夏天，玻璃罐也被加熱得差不多了。